



一個敗壞了哈德勒堡的人

馬克·吐溫著



馬 克 · 吐 溫

一個敗壞了哈德勒堡的人

柳 一 株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 上 海

小 說

一個敗壞了哈德勒堡的人

The Man That Corrupted Hadleyburg

原 著 者 Mark Twain

翻 譯 者 柳 一 抹

《本書根據莫斯科國際書店一九四三年出版馬克吐溫選集英文本譯出》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廣平路八三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合作印刷廠製版

大東印刷廠印刷

陸榮記裝訂所裝訂

* .

書號(527) [VII17] 本書56,200字

一九五三年十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16000冊

定價3,900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內 容 提 要

這是美國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馬克·吐溫的一篇著名的諷刺小說。在這篇十分有力的作品內，作者無情地揭露了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偽善、貪婪和拜金主義的醜惡面目。

哈德勒堡是一個因誠實和正直而著名的市鎮。它的居民以具有這種種美德而驕傲自滿，但不幸在無意中傷害了一個過路的異鄉人。這個異鄉人爲了報仇雪恨而千方百計地想要敗壞哈德勒堡的好名聲。原來哈德勒堡的居民們的誠實和正直是虛偽的，根本就經不住引誘，所以當這個異鄉人在看穿了他們的這一致命的弱點之後，就作成了一個敗壞哈德勒堡的計謀。在他的巧妙而巨大的引誘之下，哈德勒堡的十九位首要的公民全部上鉤，原形畢露，整個市鎮的好名聲就被敗壞得一塌胡塗。

目次

馬克·吐溫的真面目（代序）·····	蘇聯 沙馬林作（一）
一個敗壞了哈德勒堡的人·····	（三）
譯後記·····	（一四）

馬克·吐溫的真面目（代序）

蘇聯沙馬林作

美國資產階級的出版家以及美國資產階級的文人都一直在竭盡心力地把馬克·吐溫的面目加以醜化，使他在讀者面前扮充爲一位文壇上的滑稽大王，一個悠閒的幽默大師，而且認爲他的作品就意味着美國「樂觀主義」精神的化身。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故意地歪曲着他的文學遺產。馬克·吐溫反帝國主義的文章以及嚴厲批判資本主義的雜文在今天的美國已經絕版了。資產階級的文人煞費苦心地把九十年代以前，馬克·吐溫作品中的進步傾向置若罔聞。而一八九〇年到一九〇〇年這一階段，正當作者的批判思想登峯造極之際，他們卻宣稱爲作者才氣中衰的時期。

事實剛好相反，研究了馬克·吐溫的文學遺產，就知道這位偉大而忠實的藝術家

是越來越感覺到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邪惡與欺詐。他帶着毫不隱諱的憤怒敘述他所看到的美國「民主」已經變成了壟斷資本家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工具。爲他作假傳記的人所最不感興趣的，正是馬克·吐溫作品中的指責性的、批評性的這一面。

吐溫的許多報紙文章在今天仍然是時代的寫照，它們暴露美國帝國主義的罪行以及那些歌頌「美國生活方式」與美國「民主」的戰爭販子的謊言。早在新舊世紀交替之際，馬克·吐溫就指出所謂「機會均等」這句虛偽口號，不過是用以掩蓋一種降低和奴役個人的殘酷的社會制度的一塊遮羞布。

馬克·吐溫對於美國普通人民的生活、疾苦與希望早已熟悉。在密士失必河上當船夫的時候，他看見了人民的困苦與貧窮，也目擊到最瘋狂的「淘金潮」——六十年代尼瓦達州的採礦熱——它欺騙了幾十萬想發橫財的人，實際上只有幾打的冒險家和商人發了財。馬克·吐溫在美國新聞界受到嚴酷的教訓，從其中親身體會到它的市儈主義作風與腐化的實情。在他開始從事文學事業的時候，美國資產階級現實的矛盾就吸引了這位青年作家的注意。

在七十年代，美國資產階級文壇已經開始向紐約的大亨以及其在華盛頓的奴僕們阿諛逢迎時，在美國『繁榮』的奇譚以及所謂『無限機會』的高調正唱得起勁的那些年頭，馬克·吐溫在他的小說鍍金時代（The Gilded Age，和C·D·華納合著）中會對萬惡的金融操縱予以嚴厲的痛斥。

資產階級報紙企圖把隨着失敗的南部奴隸主與勝利的北部工業家銀行家之間的協調而到來的漫天的詐騙與投機時代，描寫成爲『黃金時代』。但是吐溫書中真理的力量戰勝了。『鍍金時代』——作者給予這一時期的譴責性的綽號，被廣泛地應用於日常談話、文藝寫作和歷史記錄中。吐溫的書對於美國生活中的金元獨裁是一個打擊。

吐溫的文藝作品中批判傾向的進一步發展在他的雜感集密士失必河上（Life on the Mississippi）裏被反映出來。此書的主要價值在於正當美國統治階級企圖使北部的民主集團與南部的封建主重修舊好時，吐溫卻站出來對佔有奴隸的南部及其所謂『武士傳統』予以非難。

在以諷刺的筆調描寫舊時奴隸主時，馬克·吐溫精闢地給我們留下了這些美國

『企業』代表人物的形象，對於他們『……黃金就是他們的上帝，如何攪得黃金就是他們的宗教。』

一個企業家，一個以人造奶油冒充真奶油的製造者和發賣者，吹噓他的假貨並誇耀他的公司打敗競爭者的『功績』：

『喂，你怎麼說？奶油，是不是？決不是的——這是人造奶油呀！是呵，先生，這就是人造奶油，我們廠裏出的貨。西部的航船上大半都是由我們供應的；這些船上難得有一磅真奶油。我們幹得很順利，生意興隆，就是這麼回事。是的，還有飯店裏的生意，……在密士失必和俄亥俄流域的任何飯店裏，你就找不到一兩真奶油……我們的價錢是這樣的賤，誰能不買呢——逃不脫。人造奶油的賺頭比什麼都大哩，——哎，你想像不到我們做的生意。……』

憑藉兩個商人的對話呈現出駭人的、對幾十萬相信的人實行詐騙的這幅畫面後，吐溫用了這尖利的語句收場：『這兩個光棍交換了營業名片，起身握別。』

在密士失必河上一書中，馬克·吐溫以南部植棉主，北部投機家與美國普通人

民——水手、農民、工匠、河畔工人——的形象相對照。

他懷着無限的同情和熱忱，運用銳敏的觀察力描寫他們（美國普通人民）。因而，他的湯姆·索耶傳（*The Adventure of Tom Sawyer*）與哈克貝利·芬傳（*The Adventure of Huckleberry Finn*）兩書是如此地打動了讀者的心弦。

哈克貝利·芬傳是作者繼密士失必河上之後對美國現實更深入地觀察後的精心傑作。這部小說的主題和其中瀰漫的精神表現出兩個美國的存在——有產者和守財奴的美國和以深具人性和民主作風的哈克及其友伴——黑人逃犯吉姆——為代表的普通人民的美國。

馬克·吐溫作品中的批判傾向直到九十年代才達到高潮。美國資產階級的文藝批評家認為這是由於他的家人喪亡和經濟困難的緣故。但是並非如此。事實上，這一時期他的作品中所表現的對美國現實的嚴厲批判態度，正是作者對於在美國以至全世界範圍內階級鬭爭趨於尖銳化的自然反應，是一個忠實的藝術家對帝國主義在美國的發展的回答。

這點由吐溫的新作環遊赤道記 (Following the Equator, 一八九七年出版) 證明了, 這本書是敘述作者爲了償還債務而作的全球講演旅行。

在旅行中, 殖民地血腥統治的恐怖情景展現在馬克·吐溫的眼前。環遊赤道記主要是對帝國主義者殖民政策的控訴。馬克·吐溫所寫的多是有關英帝國主義的血腥史實, 但無疑地給予讀者這種印象: 此書的意旨是針對着一切殖民的帝國主義國家。

帝國主義者消滅了那些居住在澳洲、新幾內亞、新西蘭、塔斯馬尼亞以及太平洋其他國家的自由民族。在馬克·吐溫描寫帝國主義罪行的所有雜文中, 他表明了他自己是這些被蹂躪的『土著』民族的忠實的擁護者。

馬克·吐溫認爲: 資本主義者對殖民地的剝削『是掠奪、侮辱和通過窮困和白種人的威士忌酒的慢性謀殺。』

因此, 在詳論英國殘暴的殖民方法時, 馬克·吐溫得了一個重要的結論, 這一結論不啻是對一切帝國主義的控訴。

在許多國家裏我們用鏈子拴住土人，讓他餓死……在許多國家裏我們把土人綁在柱上用火刑燒死。在許多國家裏我們奪取土人的土地，使他淪爲我們的奴隸，每天用鞭子抽打他，摧毀他的自尊心，使得死神成了他唯一的朋友，使他過度勞動，直累得他在路上倒斃爲止。

這種憤怒的控訴毫無疑義地同樣適用於美國的殖民政策。人們讀到這些字句時，不能不想起美國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命運。

馬克·吐溫爲殖民地民族對抗奴役者的鬭爭而熱烈歡呼。環遊赤道記一書中充滿了生動的事實，證明那些人民的英勇，他們對帝國主義野獸進行着拚死的、有時是無望的、但永遠是正義的戰爭。

馬克·吐溫會詳細描寫了塔斯馬尼亞人長期抗戰的史實，並稱他們爲『澳洲的斯巴達人』。他懷着深切的同情敘述毛利民族，他們在與英國征服者進行幾次激烈的武裝鬭爭之後，獲得了全世界輿論的注意。吐溫着重描述了毛利愛國者的高尚和自我犧牲精神。

無論侵略者如何強大，他都應該被英勇地擊退——這是馬克·吐溫引導讀者所

作的結論。

馬克·吐溫在動盪的日子裏來到了南非洲，英國戰爭販子們利用冒險家詹姆森的助力侵奪布爾共和國的企圖是一種可恥的失敗，詹姆森完全被打垮了。馬克·吐溫並非想把布爾人說得如何完美，而是熱誠地擁護他們獨立自主的鬭爭。

在英國冒險家以及狂妄自大的英國軍人背後，吐溫看出了南非戰爭真正的製造者即是極想掠奪布爾共和國礦山和土地的英國資本家。

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一書中寫道：「……而到十九世紀末葉的時候，成爲當代英國主人公的，卻已是公開宣傳帝國主義和毫無顧忌地實行着帝國主義政策的羅德斯和張伯倫了！」

● 新西蘭的土人。——譯者註。

● 布爾 Boer 爲南非洲之荷蘭種移民。——譯者註。

●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第九八六頁。——譯者註。

馬克·吐溫曾用了好幾頁的篇幅來描寫羅德斯及其陰謀，暴露了這個職業的戰爭販子的詭譎策略。

馬克·吐溫在他隨後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諷刺小說一個敗壞了哈德勒堡的人中，無情地暴露了美國的市僧主義，拜金主義和貪婪性。在密士失必河上一書中作者已經厭惡地提到個別的『光棍』，而現在他所寫的哈德勒堡卻成爲美國一切資產階級的象徵，揭露出這個國家就像豺狼的世界，彼此憎恨，互相欺詐，只渴求着一件東西——黃金。

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爆發了。吐溫最初被美國宣傳所迷惑，美國宣傳說，美國參加對西班牙之戰是給予抵抗西班牙帝國主義者的古巴民族的一種『援助』行爲。但是吐溫不久就認識到這次侵略戰爭的本質，尤其在美國佔領菲律賓之後對它更爲憎恨。在馬克·吐溫反對帝國主義的比較重要的著作中，應該首先提到那本卓越的小冊子范斯吞將軍的防禦（A Defence of General Funston），作者在這本書中盡力使讀者羣衆洞悉菲律賓事件的真實意義。

美國軍隊在菲律賓登陸的初期是受到當地人民的協助與西軍作戰的。當美國的真正意圖逐漸暴露的時候，菲律賓愛國人士中最勇敢者就着手組織對抗美國侵略軍的解放戰爭。美國人殘酷地壓制了菲律賓民族爭取自由的正義鬭爭，並用卑鄙詭詐的手段捕獲了當時義勇軍的最卓越的領袖之一——阿基納多。

馬克·吐溫在他的諷刺文范斯吞將軍的防禦（寫於一九〇二年）中，向美國人民揭發了這個范斯吞用圈套擒獲阿基納多的陰險行為僅僅是美國卑污醜惡的政策的一種表現，而范斯吞是由一個為美國財閥的掠奪計劃作工具的政府替他撐腰的。

馬克·吐溫首先在他一九〇二年的小冊子裏譴責了范斯吞，同時譴責了美國掠奪性的殖民政策，可是以後又不止一次地重提到范斯吞的這種陰險行為。

一九〇六年，馬克·吐溫得悉了美軍所犯的一種新罪行——對菲律賓土著摩洛族的屠殺，這是奉美國駐菲總督雷恩納·伍德將軍的命令幹的。

伍德將軍及其部屬殘酷地殲滅了這一整個部落——連老弱婦孺都無一倖免。這些摩洛人被誘入一個死火山的噴火口裏，全被美軍用最新式的武器殘酷地屠殺了。

馬克·吐溫在責難他的國人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制止這一可怖的大屠殺時寫道：

官方報道稱：戰鬪由雙方以大力進行了一天半，終於美軍獲得全勝。這種勝利的徹底表現在這一事實上：六百個摩洛人無一生還。這種勝利的輝煌表現在另一事實上，就是：我們的六百位英雄中只有十五人喪命。

馬克·吐溫不僅在軍事暴行中看出了美帝國主義的兇殘面貌。

馬克·吐溫在他的自傳中帶着輕蔑的語氣提到美國資產階級的報紙。對於當時早已成爲美帝國主義最殷勤的走狗的赫斯特，馬克·吐溫稱之爲他所深惡痛絕的『黃色報紙』的化身。

自傳中還有許多地方都說明了作者的觀點。吐溫把卡內基和樊特比爾等金融巨頭的美國與飢餓勞苦的大衆的美國相對照。

馬克·吐溫對美國政府制度的非難態度逐漸強硬。他在一九〇一年所寫的愛德曼·柏克論克洛克與塔門利 (Edmund Burke On Croker and Tammany) 一文中，

公開提出了政府腐化以及流行於美國最高政界的貪污與投機的問題。

馬克·吐溫反帝言論中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新年講話十九世紀對二十世紀的歡迎辭 (A Greeting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它與資產階級報紙歡迎新世紀所發表的許多陳腐的言論成了鮮明的對照，資產階級報紙歡呼新世紀的到來，大吹二十世紀進步的平穩發展隨即帶來勞資對立的消滅，大吹在企業的旗幟下普遍的和諧與繁榮。從來沒有在大庭廣衆中發表過的、馬克·吐溫的這篇講話，在這種甜蜜的、虛偽的大合唱中發出了一個不和諧的音調。這位老練的美國作家預言到帝國主義者將來的日新月異的罪行，並提醒他那想像中的聽衆不要忘記除夕在滿洲與南非戰場，在菲律賓，在膠州都正在流血。

爲了揭發當時帝國主義社會的偽善與欺詐，馬克·吐溫在他的後期作品驚人的國際行列 (The Stupendous International Procession) 中創造了一幅有力的招貼畫像，把資產階級政權的這些特點綜括了起來。馬克·吐溫把當時的資本主義繪成魔鬼的模樣，身穿染滿血污的長袍，頭上戴着王冠，冠上的倒刺掛着中國人、菲律賓人、